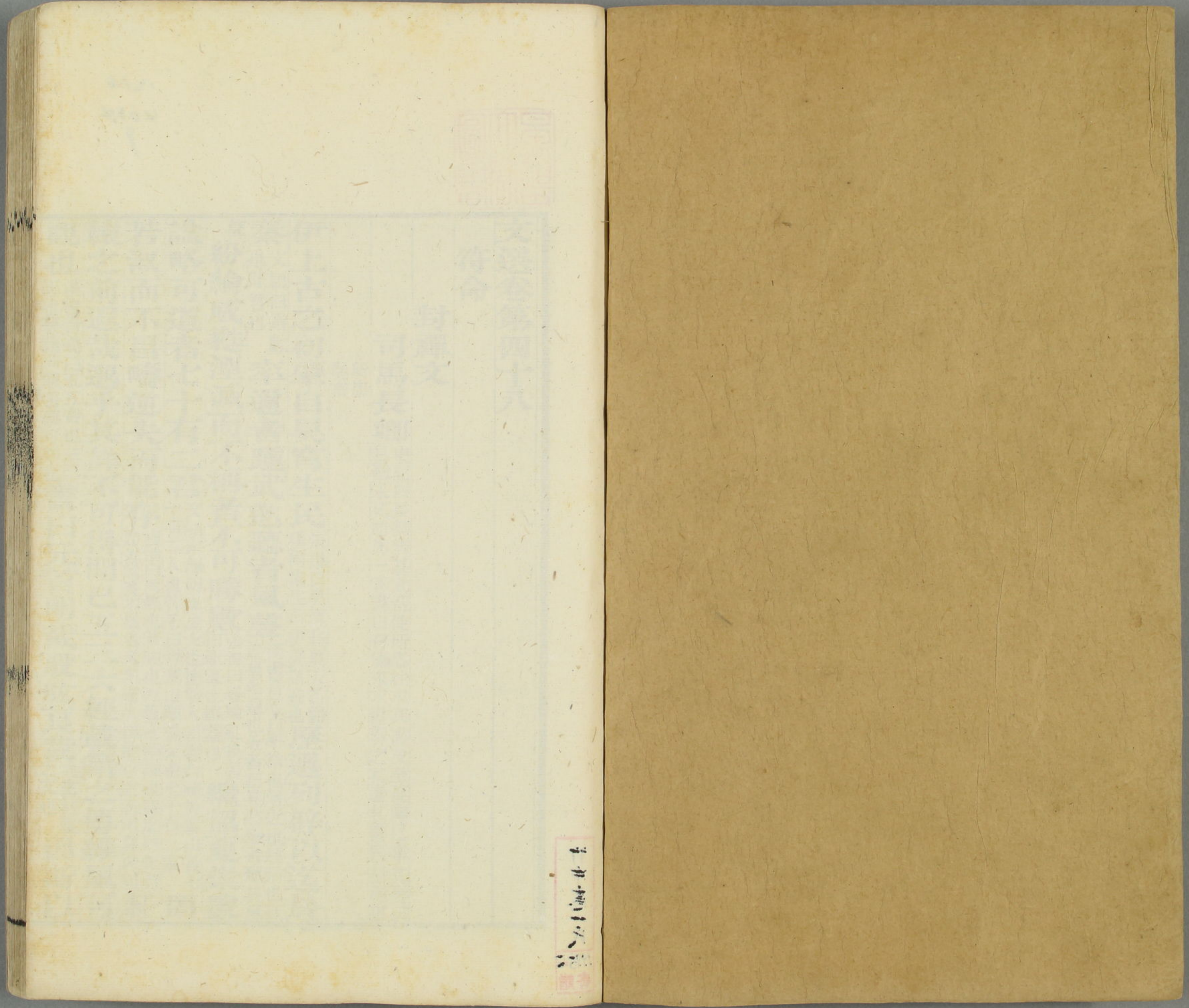


~ 16
4034
9





八16
4034
9



文選卷第四十八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

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歷選列辟以迄於

秦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

率邇者踵武巡聽者風聲

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巡遠也近者蹈其迹遠者聽其風聲

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張揖曰紛綸亂貌善繼韶夏崇號

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穎曰詔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君也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君

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軒

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

觀也

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尚書益稷

因斯以

竹中惠一氏
1995.12
寄贈

< 96-110 >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種百穀公劉發迹於西戎劉后稷曾孫文王改制爰周邠隆大行越成文穎曰

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亾聲鄭氏曰無聲豈不

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

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是以業

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揆厥所

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卒終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

梁甫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涌曼

之類霑濡浸潤曠生氣之類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協氣和氣也橫流邇陬遊

原遐闊泳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泳浮首惡鬱沒晦昧昭晰

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微麋鹿之怪獸漢書音

之獸服虔曰儀牲也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

療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璣鈴曰武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惡乎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

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療也

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曰慙女六切

也讓漢也爽

也

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諱音惠

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意泰山梁甫設壇場

望幸蓋號以况榮漢書音義曰意者言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陛下謙讓

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擊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擊絕也李奇曰缺闕也

臣惡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甫壇場無所庶幾亦各竝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

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越踰也言不

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泰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

上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

光絕炎以展案錯事漢書音義曰案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猶兼正

列其義被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

將襲舊六為七攄之匹窮服虔曰舊為六經漢為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蜚古飛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

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侑然

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侑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侑或為沛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

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遊遊也言祥瑞屢臻故可遊遊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說文曰滲

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

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曰灑水下貌章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

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泰山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般般之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

獸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曰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皎皎

穆穆君子之態漢書音義曰皎皎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也蓋聞其聲今親其

來親見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

祖郊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祉帝天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用飲享之答以祉福也三代之前蓋

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炫耀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曰書傳揆其比類龍之應於成紀是也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故言受命者所乘

依類託寓喻以封禪漢書音義曰禹寄也巒山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機之書曰是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在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夫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劇秦美新

揚子雲

方之仲尼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竝愧無

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上文

民父母為天下主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

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竝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配五帝冠三

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已見西征賦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

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胸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胸與眩

古字 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

通 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之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

天地未祛睢睢吁吁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睢而不定也爾雅曰或玄而

萌或黃而芽言天地方開故玄黃與色而生萌也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

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況俱切

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豐聞罕漫

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混混沌沌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

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沌沌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

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義為三皇故曰義皇中莫盛於

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有斯四德乃為神

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靈之僭

跡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

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至政破縱擅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卒

下號稱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騫起翦恬貴之用兵

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負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

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地禮崩樂塗民耳目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

虞滌殷蕩周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難古然字改制度軌量

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

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

犬暫齧人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

萬物也潛藏也大弗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弗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字之為言猶

光見東方北方漢書晉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已見西征賦

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二世而匹何其劇

與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弑劇甚也言促甚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

明之者窮祥瑞明故祥瑞咸格回而昧之者極妖愆妖愆競集也昧或為蔑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

立者乎言無也故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紂夏桀殷紂也尚

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況況始皇也私

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苑葉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滅秦道自苑葉

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創業蜀漢

發跡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

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擽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漢書沛公召秦豪

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曆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曆紀曆數秦餘制度

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是以帝典

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為襲秦項故闕者道極數殫閤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曆

數又殫故閤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

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

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澤淳沕滴川流海淳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眾瑞之多也誕彌八

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埏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炎光飛響盈塞

天淵之間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於是乃

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合地之

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侔儻譎詭天祭地事言眾瑞所以咸

地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

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眾瑞升至非新室其疇離之應

也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

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

高祖杖劍斬蛇發渡河中流水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

分爲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昔帝纘皇王

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勞作穆穆明且不寐勤懇懇

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勞作穆穆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夫不

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

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

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翔翔乎禮樂

之場以禮樂為場囿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胤繼也懿律嘉量

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靈尊之也古文先

王之典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宣徧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

冕各有差軫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大戴禮

飛輪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揚和鸞肆夏以節之言制服有差亦明

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和鸞皆金鈴也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

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漢書曰莽請考親九族淑賢以穆之

之服自袞冕而下漢書曰姚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欽修百祀

咸秩也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莽奏九廟長壽

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廢壞孝元廟獨置制六經洪業也漢書曰

樂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若復五爵度三

壤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

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免人役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奴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

王作呂刑孔安匡馬法司馬權宜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恢崇祇庸樂德懿和

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搢紳已見封

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警誦詩士傳言諫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鳴鸞喻賢也毛詩

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韞韞韞已見上文積郁乎

煥哉論語曰郁乎文章又曰煥乎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允塞允塞鬼神之望羣公

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尚書曰羣夷

究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

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子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

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

麟豈不懿哉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旬內匝洽侯衛

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

嶽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嶽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十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增

封泰山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一家漢書音

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

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

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

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音烏宜命賢哲作帝典

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令萬

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含之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

荷天衢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斯天下

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

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

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揚名於後世

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

馬遷書曰揚名於後世

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

善曰司馬遷書曰揚名於後世

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

善曰司馬遷書曰揚名於後世

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

善曰司馬遷書曰揚名於後世

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
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
臣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
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
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
亾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
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
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易曰太極兩
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
為地浮而清者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眾類同矣
清者為天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者也老子曰
有物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
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起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

水則復始也同于草昧易曰天玄混之中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亾詔者系不
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寞亾聲莫能厥有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
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紹天闡繹宗紹天地莫不開元於太昊皇
初之首上哉負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
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而炳諸典謨
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陶唐舍膺而禪有虞有
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
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
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
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
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
帝之載元首殷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
肱已見上文懸象闔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易曰聖孔子
帝乃震怒弗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易曰聖孔子
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巳制命帝卯行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廸哲相助也始受命為

輔比茲福矣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贈劉前軍表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

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

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蒞其誅言二祖即位胡

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一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有于德不台淵穆

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鵬號師矢敦奮揚之容矢陳也敦勉也

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眾陳兵詰誓勸勉乘旄奮麾之容揚與麾音義同益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

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蓄炎上之烈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善曰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本事曰詰

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蹟可探也善曰探蹟竝開迹於一匱同受

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毫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因其命賜以形弓黃鉞乃始征伐也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毫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毫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並為戰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毫孔安國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傳曰湯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天子如虎如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遷於毫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羅如豺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德不其然與武周樂也渡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猶有慙德恥於征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感哀亦猶於穆猗那翁純皦繹周頌曰於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亦猶於穆猗那翁純皦繹穆清廟商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鳥奕乎千載鳥奕光曜豈不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豈不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豈不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豈不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豈不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豈不

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誕略有常審言行

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矧夫赫赫

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

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宣編也襲因也高祖

神靈日照光被六光武為一祖孝文曰

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

至於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匿亾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善曰頤養也何

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

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

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

其期凶朋覬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言漢道

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外運渾元內需豪芒言漢道

行於渾元內則沾潤于易曰品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物咸亨盛哉皇家帝

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榮鏡宇宙四表曰宇往尊亾

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尚書曰兢兢業

機禮記曰王者功業一日二日萬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

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

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賁而監二代矣於四者

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禮記曰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

之髮髯雖云優慎無乃憇與慎而無禮則憇優謂優游也尚於是三事岳牧

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

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巡靖黎蒸

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燔瘞縣沈肅祇羣

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魏則鳳皇來

儀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廣

子夏曰毛蟲三百有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擾緇文皓質於郊思睿信立則白虎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

六十而麟為之長擾善曰騶虞也

則黃龍見禮記

甘露宵零於豐草

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

鳥至孝之應也楚辭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

夕坳牧

天子實

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

烏玄秬黃藝之事耳

素雉白雉也見東都主人朱烏火流為鳥其色赤毛詩曰誕降

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麥薛君曰

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音莫侯切

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

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

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

昆覆以懿鑠

左氏傳遷政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

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

恁思也旅陳

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東序牆也尚書曰頤頤河圖雜書在東序流演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

體行德本正性也

體行正性習堯所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順命以創制

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應乎人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命也

因定以和神

治定作樂

命也

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

於聖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

豈蔑清廟憚救天命也蔑輕也憚難也救止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戾止也言自遠古以

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尚書曰夏罪其如台

固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

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

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譚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

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緝

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唐哉

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四十八 正本

文選卷四十八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四十九

史論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干令升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范蔚宗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尾氏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成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曰漸進也

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間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適以安車蒲輪

書闕下朝奏暮召人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響異人竝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

賈士亡豎漢書曰豎引羊衛青奮於奴僕日磳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

媪通生青姊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磳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磳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

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

而疾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

尚書一篇擢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汲

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

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天下名士鄭當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文章則

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

以故得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曆數則唐都洛下閎漢

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曆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

有落下漢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以心

計為奉使則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而蕭望之修齊詩事

長公從京房受易賀人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

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晁孟公羊春秋有顏嚴

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

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

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

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侯天休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

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故

古之有天下者栢皇粟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

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粟陸氏若此之時則至鴻黃世及以一民也父子

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一民也

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

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

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

故具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

長子昌言曰高光一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各因其運而

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

晉紀總論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遂服輿軫驅馳三世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尚書德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貞東觀漢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故能西

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千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千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

已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國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

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成黜不端尚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庸蜀千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

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
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
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千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
劉禪面縛輿榘詣墨門范曄後漢書言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天符

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

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

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和

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章昭國語注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毛詩曰無念爾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眾

千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寇

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樂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

咸盛之末遂非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千寶晉紀曰咸盛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

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氏傳晉

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

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

時江湘來同千寶晉紀曰咸盛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

夷來同也毛詩曰淮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漢書曰貫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

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軍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成之時置餘糧於

敵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長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

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賈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故

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也雖太平未洽

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

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崔禹曰將

黜千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詠太傅楊駿遷太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

公楚王之變千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百因諂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

太子瑋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囚楚必專權使童猛言於后遣謁

者李雲宜詔免瑋付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惟

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

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一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

曠墜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

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

是聞左氏傳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

於成敗毀譽替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

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實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

德者天下之士歸之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名實

反錯天綱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

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曰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

人結草以元杜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千寶晉書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

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千寶晉書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

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

王又曰王彌攻東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

所千寶晉書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

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

曰上下相望莫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

有苟且之意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

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千寶晉書武紀曰太康八年蓋皆弓馬

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

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管子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詐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

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

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

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千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僮戶塗地百不遺一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
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老子
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
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殘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
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假諸畜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
流之水之陵尚書曰若火之燎於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
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并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
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樂與其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
謂浚己以生也左氏傳子產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使使人謂是以感而應
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彼
而魚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
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
罰以威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後漢書曰朱雋官國威靈審示禍福求明
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

人向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鷓冠子所謂人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
方解倒懸也老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廉
安其居樂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故以信故其人盡力廉
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智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故其民有見危以
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士見危授命又子又況可奮臂大呼聚
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
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
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
之數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凶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女公平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
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故其詩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
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

粒天下無不於汝得 其中者言反其性 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郇 胎家室也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

種黍稷堯改封於郇 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

曰乃裹糒糧于橐 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為狄人 陟則

在囅復降在原以處其民 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囅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 以至

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 莊子曰大王實父

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 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

岐下 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 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 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新序曰大王實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

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每勞來而安集之 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毛詩大雅文也毛

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 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宜 以至于王季能猶其德音 毛詩曰維此王

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 猶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猶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 詩

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 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 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

其命 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大王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 由此觀之

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

其福祿者也 毛詩序行而 其妃后躬行四教 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毛詩葛覃序也詩

曰葛所以為紕給女 功之事煩辱者也 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詩大雅

有純一之德 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遊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

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

樂 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 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樂 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

琴操曰崇侯諳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

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毛詩七月序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欲奪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章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兪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

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緜也

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

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

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命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

子明辟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

景文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

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

千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其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晉紀應瞻表曰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羣俗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劉謙晉紀應瞻表曰

是以目三公以蕭杙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千寶晉紀云君上之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共嗜點以

為灰塵而相詬候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隱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列官千百無讓

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吏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千寶晉紀曰時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其婦女莊櫛

織維金女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未嘗知女工絲枲

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姑忌之惡有逆子

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兩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

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真順於

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

失其壘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千寶

晉紀

曰阮籍宏遠曠達 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干寶晉紀曰賈充嘗取

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非事不事是以後 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

節度濟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郡置馮翊平 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干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

復清議而匹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願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

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

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郟大鼎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

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

命制度也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凶矣又 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

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必為之痛哭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所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

也 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

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

乎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懷帝承亂之後

得位羈於疆臣干寶晉紀曰太傅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干寶晉紀

覆秦王業避難南越許穎豫州刺 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

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惟子小子未堪家多難史以愍懷之正淮南

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

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惠害太子趙王倫亂殺賈后帝詔益通為愍懷皇太子

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

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

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尊立穎為皇太子張

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問相攻問敗縛而

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顓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而

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千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諡曰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

云滅匹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

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千寶晉懷紀曰關中秦地也

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

為左丞相千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獻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

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之將由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消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

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陝東諸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消耀敦大光照四方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消大也耀

也明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

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

頌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嘗立四妃

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

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嘗立正九

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

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

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禮之事女御書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

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

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輻輳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

立車無輻輳非敢受命也曹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魏文帝論曰欲納二女

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魏文帝論曰欲納二女

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

有內則篇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

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承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維

弱并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

平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

更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

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長使少使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不脩

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畱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帷薄不脩漢書孝文實皇后景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

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

光武中興斷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圓斷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竝無爵秩歲時賞

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潔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

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漢書注曰甲令者前

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己有度而防

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烜丁達切

恩隆好合遂忘濇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委成家宰簡求

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

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

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釗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

王子北鄉侯諡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濟

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

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

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辨即位太后臨朝董

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

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

湮滅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

連踵傾軛繼路運命論曰前鑿不遠覆車繼軌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嵇康與山巨源

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焜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亾神寶

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

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

居正號者竝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

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

云爾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四十九

終

金陵書局
影印本

文選卷五十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

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

勇可謂兼之

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

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

然原

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

矣

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

降

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

猾之徒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積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

或崇以

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

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

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蒯醜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

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亦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

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著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

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故光武鑒

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疆秦之敗大啟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寇鄧之高勳耿

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

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一縣以列

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

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二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日朝秋日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

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

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竝列

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竝列於朝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不得不校其勝否即

以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章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也故高

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建武之世

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竝優以

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曰頌上疏曰攘矣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

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

任漢書曰上聖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惡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

之又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

矣位謬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

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乃

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

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 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宮人此是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闈人掌守王宮中之禁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

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

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闈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玄曰闈尹主領闈

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及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

是詩也毛萇曰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

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

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

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卻畏備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

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

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中侯順吾所欲行吾

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

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

者令繆賢曰臣舍人簡相如可使及亂齊伊戾禍宋桓公卒易牙

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闈官豎刁也史記曰豎

貂為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

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穆

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瑤之節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

受宣詔命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禁邑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

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

子頗見親倖漢書曰孝文帝時宦者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

帝數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

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

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服志曰禁明曰黃闔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

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

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如淳漢書注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之

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

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禁中禁中禁中遂享分土之

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

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

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

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丞又曰丞巷官皆取其領事之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

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

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渴者長與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其

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

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

侯大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

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嚙

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瑗武原侯瑗東武侯瑗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

同日封故俗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

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與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

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

長劍閉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

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

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紉霧縠之積盈物刀珍藏毛詩曰元龜

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嬀媛侍兒歌

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嬀嬀御焉杜預曰妃嬀貴者

也嬀音墻漢書曰初爰姦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

牌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

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衍達班固

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膏以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

緣閒搖亂區夏劉駒餘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

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尚書曰子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

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漢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凡稱善士莫不罹被

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實武何進位崇賊近乘九服之躑怨

協羣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九國之服謝承後漢而以疑畱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

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曠趙心等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范曄後

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然以

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求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

文昏弱謂桓帝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於鄰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

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何晏論語注曰逸

民言節行超逸

五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周易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論語子曰唯天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

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

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危以圖其安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

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然觀其甘心猷猷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故蒙

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蹈海之節千乘莫

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辛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適使矯易去就則

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

然而蟬蛻稅蹕埃之中自致寰區

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

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

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荀卿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義憤甚矣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

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尚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匹命交趾隱於屠肆

持而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

去焉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繳繳何所施巧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

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晏者側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

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相望於巖中矣

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蒞

若辭方逢步江萌聘

而不肯至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便駕歸運徵不起以壽終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無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澗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侍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求生以善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乎

論語子曰舉逸人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束廣微補於家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

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蓧丈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漢書曰夫

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

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

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清則流清

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自茲以降情志

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雖清辭麗曲時發平篇而蕪

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

蹤久無嗣響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甫乃以情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甫乃以情

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

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謂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

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

其髓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騰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說變也降及元康潘陸持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博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

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

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

響聯辭波屬雲委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公羊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

意玄珠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固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向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年之體裁明密與會情興所會也鄭玄禮記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竝方軌前秀

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年之體裁明密

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

竝方軌前秀

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榷為此歌工拙

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乎玄黃律

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

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

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

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竝直舉胸情非傍詩

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殷禮陟

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

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

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屠鈞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

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

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敷幽仄唯

才是與尚書曰明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

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

貧法雄察廉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

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鑿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

曰鄭子真名震平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

七葉珥漢書曰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劔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后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

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郎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答各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郡縣掾吏竝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官無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二塗謂士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二塗謂士子不居賤職庶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軍中倉卒權立九族不陟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州郡都正以才品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臧榮緒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品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

役賤士庶之科較古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輿絕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陪奉朝夕義隔卿士皆闈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事則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于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左傳曰襄十年王朝鄭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西京賦曰所惡成創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魏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

北毳來悉方艚音亮北毳獐貂之屬艚船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

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權倖之徒惛憊丁宗戚欲使幼

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下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

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

此寶祚猶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宋其名列以為恩

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帝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寔天生德聰明

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尅定禍亂闢土斥秦人不綱

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聖人耳綱以喻網無網無所成故漏也爰

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

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

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并秦之分野五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曰邊矣

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豐

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恭行天罰

瓜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

赫赫明明

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臨朝有光

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顯

顯昂昂如珪如璋

閭闔忭趙朝政在王

閭闔閭門之內也門內忭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也

炎炎燎

火光允不陽

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墮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

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

割有齊楚跨制淮

梁

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布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

薄位尊非祚惟殃

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吳克忠信肩嗣乃長

漢書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衰也舊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

三精霧塞

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眾星

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

向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瑞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深略緯文

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尋邑百萬貔虎為羣

長轂雷野高旗

彗

蘇沒遺大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

虔劉庸代紛紜

梁趙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

神旌乃顧

遜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

鹽鐵論

秦金

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
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眾
議西都賦曰天啟之心人恭之謀
明明廟謀起起雄斷
廟謀廟算也揚雄連珠曰人謀兼聰獨斷聖王之法也
於
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五十

終

全殿書局
影印

文選卷五十一

論上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論

過秦論

賈誼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

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海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

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

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

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

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

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

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

人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堦此之謂

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

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

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句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

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子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

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

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

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

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

燕昭王以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

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

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

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

為仰言秦地高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

故曰仰攻之

文選卷五十一

山也史記作逡巡遁逃秦無匹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於

是散從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匹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櫓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

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曰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浦木以鞭笞天下以鞭笞天下臣贊以為短曰敲長曰朴說文曰敲擊也苦交切威振四

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

守蕃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請守尉雜燒之又日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隳城恐復阻以為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鋌箭足也鄧展曰鋌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

賈戾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眦隸之人如淳曰眦古而遷

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

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故曰猗頓也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

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

木為兵揭竿為旗埤蒼曰揭立舉也巨列切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

從

應

景

從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耨棘矜孟康曰耨鋤柄也張晏曰矜音權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權也耨音憂不銛孟康曰銛鉞也鉤戟長鑿孟康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鈎曲也說文曰鉞鉞有鐔也也

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

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廟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匝也下結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

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而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

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

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

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

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

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

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

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

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補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

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達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

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

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紂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

誹方未謂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漢書注曰非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

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涓生蜚廉

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鄭玄曰極猶已也响响況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和悅之貌也孝經鈞命決曰驩忻愜懼嘔嘔愉愉

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居深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

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閒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人稱之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

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

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鈞

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貌也居具切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

先生曰接輿避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

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鈞

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

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

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

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

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

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

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

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

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

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

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

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時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

積有餘囿空虛文王曰法寬刑緩囿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數甘露

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

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

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

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清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是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

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蚊蠅蝨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蠅蝨膚疥疥蝨云云切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

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晉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也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

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

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帨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嫫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

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辭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王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輾端橫木以縛輓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暉闡緩舒繹曲

折不失節禮記曰嗶嗶慢易繁文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

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禮文既集韓子曰

禮者義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人不識寡見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

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

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

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

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

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略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

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

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

獻之女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

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鶴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賢傳遂廢太子訢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

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

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形則是

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硎夫凡人視之快

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相良工砥之然後知其

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

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

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眾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惠

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

知老之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

卜筮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

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濁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何必歌詠詩賦

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

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

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合百姓徧

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耆之老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

臾且觀大化之清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

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

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

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

注曰罔誣也處把握而卻廖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

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

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荆刺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左氏傳曰

汗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鱖魚今泥鱖也鱖似立切鱖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鱖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罭之魚鱖魚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

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

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

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兩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縉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議何傷言一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

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

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二客雖室計沮與

議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兩雅曰室塞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

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

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乎鼓鏗耕鏘而介士

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土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

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

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曰釋尋釋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

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

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

李游由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蛉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也謂之蜻蛉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

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

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

眾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夏之材非一丘之木

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

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

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

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素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

之何王廖曰君其遣之女樂以姪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以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人許子之

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

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句踐

有種蠶潔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

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

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

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政不及五伯何也曰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

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

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

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

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昭王怨齊以是誅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於臨菑齊王走保於莒與閔同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

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

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

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忘者欲罷不能

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

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

多士文王所以益也

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

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

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微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

宣紀曰令太官郡國宮觀省官田損諸苑

宣紀曰池籩未御疎繇役振乏困

宣紀曰流人還歸勿勿復修理省官田損諸苑

宣紀曰與貧人疎繇役振乏困

振貸恤民災害不違遊宴

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病之災朕甚愍之閱耄老之逢辜憐縈經之

服事

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續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

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幸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戶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先生獨不聞秦

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

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

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

臨莅莫不肌慄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徂無所措其手

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嗷嗷愁怨遂亾秦

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

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故大漢之為

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滄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

怨下無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

靈周易曰雲行雨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鳳凰來儀翼

翼宣紀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甘露滋液嘉禾楮比宣紀曰甘露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武王獲白魚而

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鈴謀東觀白魚人舟俯取以燎周公受秬鬯而

鬼方臣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

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

甲士寢而旌旗什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

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用天性矯蹇習俗桀暴左氏傳

偃蹇杜預曰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

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

則弓矢牽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收秋

則奔狐馳兔獲胡郭刈則顛倒殪伊史記曰匈奴射追之則奔遁釋之則

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机士屢犯

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驟今聖德隆盛威

駸載是常服儉狃孔熾我是用急

毛氏

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史記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

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頰也沮顏焦齒臬矐閑

剪髮黥首文身裸方袒徒之國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頰也

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臬矐也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吟鼓

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飛鳥翕翼泉

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是以刺史感漣

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黥不明也敬遵所聞未尅殫焉

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毛詩曰既醉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五十一 終

全錄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二

王命論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雍厭鬱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文也尚書帝曰

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不續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

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

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周易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漢書贊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帝系曰帝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

之符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

赤帝子故也

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

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為鬼**

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

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倨起在此位者也**更運相次

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相次代堯曰舜起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

故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

取天**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

得鹿天下其分其肉**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寶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

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說文曰餓飢也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上等與臣隸也**思有程褐之襲擔石之蓄**昭曰短謂程短襦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

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

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安處哉禮記孔子曰舜其大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

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

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乎**鵬冠子曰無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

塗廣雅曰驚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驚王逸楚辭注曰驚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陳涉曰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

蓋賁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管也

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桑音節稅之劣切**當秦**

之末豪桀竝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

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

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盜史記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亾而劉

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

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

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史記夫以匹婦

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

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無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春秋考紀也善曰孟

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與曰吉凶

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

也有五二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鬣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四曰寬明而仁恕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

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

人如由己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起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拔足揮洗

捐酈生之說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悟

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叟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

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懸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

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後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亾命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

乘監諸將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莊子許由曰我為汝

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

而進女漢書曰高祖嘗從王媪武負酒時飲醉臥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

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

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再切
入關則五星聚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
人力也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
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
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昭曰厭合也而苟味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
不知命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左氏傳曰趙盾過鄭印段賦蟋蟀趙盾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于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
布之覬覦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覦幸也覦欲也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
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章昭曰幾筆也今本作義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
永終矣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
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
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
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
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亨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學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
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
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
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
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糶之閒兮此亦其

舒緩之體也。如案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
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
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舉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於雜以嘲戲
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
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
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
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
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

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
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
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懼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
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樂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
成一家言

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魏氏春秋曰曹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不能納為引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

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

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

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漢以陵遲

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

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匹匪遑相

卹至於王赧簡降爲庶人猶枝榦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

餘年

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

於始皇乃定天位

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

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

會稽歸附循其土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

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匹匪遑相

卹至於王赧簡降爲庶人猶枝榦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班固漢書贊曰暨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諸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

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諸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於始皇乃定天位

班固漢書贊曰天位艱哉

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

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

德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周易曰否亾矣而聖乃自繫于植桑不亾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

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

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

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

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稱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以骨肉本根之輔外以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

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法言曰灑灑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

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

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

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

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

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

圖曰誅鋤民害

諸公子春秋合誠

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

其天資刻薄人也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

得哉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

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勝廣唱之於前

劉項斃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稱自號謂向使始皇納

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

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

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

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曾子曰烏合之眾初

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

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

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

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

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

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

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

勢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

其勢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太后崩上將

然也**兵秉政謀作亂買達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

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

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

大尉幸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

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

繼也**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

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漢書賈誼**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

上疏之文

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

不漸故也漢書曰晁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削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

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

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

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後由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

於申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折**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

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

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

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

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析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遂**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

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

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受金小不如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

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

嗣也漢書劉向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漢書成帝

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歎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

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

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

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載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郅卿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符符封列侯郅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

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

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

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

踵亾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

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

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亾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

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賤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

秦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

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

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埽除

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

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

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亾

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

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

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

社稷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

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

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才

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

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

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

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墟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

本固基厚則上安也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

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

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亾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揚雄方言曰圍碁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吳志曰韋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

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

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

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

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

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二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

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漢書曰上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忘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墮哉

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恣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

坤蒼賭也賭丁古切騰記被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古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遠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辭公之言黜布反也上計取吳楚

廣道者也中計塞城舉絕遠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合野中死其皆生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

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以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二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棋而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

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念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管李陵書曰其于學人皆如鳳如龍百行兼苞文武並薦

孝經鉤命決曰引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興摘暴學管百行

文選卷五十一 毛氏

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子各二百五十枚枅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邯鄲道藝經曰棊局從橫各十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質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五十二 終

全護齋局防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三

論中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亾論上下二首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論

養生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

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祖古切夫神

仙雖不目見然籍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老

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

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

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鬱然飢意也禮記夜分而坐則

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

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

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

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

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

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

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

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

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

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

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

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

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忍

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長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葱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猪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葷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蝨者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瘦井於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

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瘡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

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

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

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年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

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性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顛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

府藏醴醪驚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驚監以待戒令鄭玄曰驚監謂練化之驚今之養字也

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驚監謂練化之驚今之養字也

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曰修理而動者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

塗左氏傳子產曰最爾小國杜預注曰最爾小貌也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開睢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

天於眾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天者足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

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

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

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之日為受病之始也

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

暫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

也史記自為外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

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

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

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

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澮外而泄之以尾閘尚書曰濬猷澮澮川孔安國曰一

二切曰澮澮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閘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閘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燠在東大海之中尾

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閘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閘也在扶桑

之東有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燃盡故名沃燠

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

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

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夫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侯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

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

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

稱猶 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餘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

理知難以目識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

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

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意

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

架溺曰酒者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

天下皆是也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

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

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

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

著慎子曰夫德清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

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成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

向秀曰虛其心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

則絕白獨著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

曰聖人抱一慮不預謀也

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或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
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
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然後蒸以靈芝潤以
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醴泉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也 泉也狀如醴酒也 **晞以朝陽** 綏以五絃 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無為自得體妙心
玄 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雨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妙之門 **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
後身存 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
若此以

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晉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
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
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
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 春秋河圖揆命篇曰登戲
聖明之君必

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

自親 介紹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 語曰君子之達與天合符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

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 易乾鑿度曰聖人
受命瑞應先見於
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
百姓歸天辟曰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
辟曰矣湯起放桀時蓋通羣龍見而聖人用 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又 故伊尹有莘氏
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

之勝臣也而阿衡於商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
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 **太**

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
田史編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
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 **百里奚在虞而虞**

不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
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
故百里奚處平虞而虞不才於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 **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
非遇也其處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

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它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

可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

韓之於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殺孔子曰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

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

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甫甫侯也毛萇

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

也妖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妖始於夏庭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滅之乃吉于是布幣而

策告之龍匹而榛在夏氏乃櫛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收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漉流于庭不可

除厲王使婦人輟而謀之孫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

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靡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

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于褒褒人有罪

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

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曰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

即位好敗也曹邴人公孫彊好也且言敗也之說悅之因訪政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

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

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

使真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

廓十世三十年七百年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

柳廓今河南也武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

王遷之成王定之

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文薄

之弊漸於靈景自一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

無惻誠也靈景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

周之末王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

酷烈之極積於匹秦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

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揖讓於

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閭閻

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

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

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以仲尼之謙

也而見忌於子西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

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

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方數千里乎文王在無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

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

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楚昭王

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平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

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以仲

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

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習周萬言

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行足以

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應聘七十國而不

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

於公卿之門續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其不遇也如

於公卿之門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

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

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封己養高勢動人主

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章昭

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

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

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

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

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各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聞之言

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

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楚辭曰臨沅湘之淵兮遂自

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張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

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

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誦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

塞之斯為淵焉

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

升之於雲則雨施沈

之於地則土潤

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

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

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夫忠直之迂於主獨

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

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史記

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曰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家語曰不

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彼所以處之蓋有

算矣蒼頡篇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故道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

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不微而自遇矣

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

亦知為之而弗得矣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凡希世苟合之士

籛蔭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俛仰尊貴之顏意無是意無是

之閒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籛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仰曰見季子高位金多也

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清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闕看為

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

之如脫遺孟子曰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其言曰

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貴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杜預曰與

左氏傳注曰賢猶勝也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杜預曰與

匹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子比干酒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瀆

生張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蓋知伍子胥之屬

音鏹音鏹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帥其屬

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豈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問之使賜之屬鏹以死杜

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鏹劍名也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

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駟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

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

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蓋笑蕭望之跋蕭望之跋蕭望之跋於前而不懼石顯

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蕭望之跋蕭望之跋於前而不懼石顯

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慙不食在道而死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

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

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必須勢乎則王

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闐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

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

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友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

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

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警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

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寔蒙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 榘追紒而

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難結服虔曰難音榘今兵

拔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拔

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

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

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

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故古之王者蓋以一

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

核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禍無不違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

雅曰拔衽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菴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村預曰璵璠美玉也

日嗇愛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發生六疾待其前五刑

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

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

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

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

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

辱之算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與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

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幾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幾衡王者北辰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之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

於斯矣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辯亾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亾論言吳之所以亾也

陸士衡 辯亾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禍基京畿毒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

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答賓戲曰廓帝統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

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眾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則夷羿震盪

達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懾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遂掃清宗祊補蒸禋皇祖

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呼交關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于時雲興之將

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長弘曰毛得必亾是昆吾稔之曰杜預曰稔熟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

也漢書武帝詔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

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范

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閒神兵電掃

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底定

飾法脩師則威德翕

赫周易曰先王明罰勅法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

趙充國頌曰論以威德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

名豪又述曰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

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

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

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台誠圖曰誅鉏民害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戰為輿

所崔駰達旨曰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

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在氏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薨諡曰大皇帝

奇蹤襲於逸軌敵心因乎合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

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而加以以篤固申之以

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束帛旅於丘園旌命

交乎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旌故豪彥尋聲而響臻

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

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於是張昭為師傅吳志曰王待張周瑜陸公魯肅呂蒙

方毛詩曰其會如林之儔人為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

命汝子翼作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

股肱心膂少有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

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蘇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

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韓當潘璋黃蓋蔣欽

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師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

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

周泰之屬宣其力

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

周泰之屬宣其力

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

周泰之屬宣其力

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

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風雅則諸葛
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向書曰子欲宣力四方汝為

謹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二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

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

呂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

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

注曰幹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

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

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祿祥

協德韋昭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德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

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祿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慮其察董
禍祥如瀉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祿音珠璣之璣

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

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

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

權哀之自

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

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

謂舉不失策廣雅曰謂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

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

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晁錯曰戰勝

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眾孔安國

羽檄萬計龍躍順流尚書傳

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軌也戎車

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

氣毛萇詩傳曰

水涯日許

戰公軍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 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漢王亦

破退 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

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先主念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棄船

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生祖于永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從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

鞍山在西 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

陵之西 籠之戰子輪不返 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

晉敗秦于穀匹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 六奴財賈而吳莞然坐乘

馬隻輪無反者 其弊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左氏傳曰魯公攝位而

乞盟遂躋天號鼎時而立 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足下 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

請服 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渙 王逸楚辭注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 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 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與搜古字通三 王夏殷周也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

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

鍛望颺而奮 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鍛鍛有鐔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 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眾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 化協殊裔風衍

遐圻 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左氏傳曰晉人

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

璋寶耀於內府 周禮曰玉府掌 珍貴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漢書息夫

重積而輶 由 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 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

略作輶樓也音義曰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漢

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 大皇既没幼主蒞朝 亮也吳

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尚書曰崇信茲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

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 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尚書曰崇信茲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

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 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南都賦曰

諡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禮守文王之法度也 降及歸命之初 吳志曰孫皓降晉 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尚

曰尚有典刑毛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謬謬盡規** 吳志

詩曰召彼故老 **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領

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謬謬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

朝徒聞唯唯予不問周舍 **孟宗丁固之徒** 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

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 **丁奉離斐以武毅稱** 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

繆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

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 尚書大傳

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 尚書大傳

江夏人也本名宗避昭字易為楚國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

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

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邵字與伯會稽人也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 尚書大傳

也股肱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

變 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

民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

上不知此之 **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 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

謂土崩也 **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 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

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 **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

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

川無溝阜之勢 過秦論曰楚師深入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

之隊 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

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軍未浹辰而**

社稷夷矣 左氏傳君子曰昔恃其陋浹辰之閒而楚剋其二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浹祖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義陽記曰張梯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梯逆之**

自牽之梯垂涕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觀遂放之為晉軍所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

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

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 向時謂大康之役也曩 **戰守之道抑有前符** 符猶

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 **廣雅曰質易也說文**

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曰詭變也詭與恠同彼

辯亾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 東

賦曰自中夏以布德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 左氏傳曰吳周之

比于諸夏毛詩序曰以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淮南子曰偽之生節智以警愚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

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其求賢如不及郵民如稚

子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郵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

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與致之濬伏面

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

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

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

事一以咨之毛長詩傳曰識用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

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

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

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

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眾賓罷退獨引

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變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變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

遣步騭爲交州刺史變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變爲左將軍變遣子厥入質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

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

豈謂馳逐於原野核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爲天下笑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

乎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

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

爲之爾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爲吳王歡宴之

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于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

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屏氣跼局躄脊以伺子

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

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願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嗒夜不能寐病小瘳爲下赦令羣

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一登壇慷慨歸

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

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

遺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

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

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宮室與服蓋嫌如也

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相脩

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

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

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

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

之有術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也

蜀滅則吳亾理則

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

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

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

其氣固無可遏之理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

是天贊我也

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

量資幣戰國策

遺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

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

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宮室與服蓋嫌如也

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相脩

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

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

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

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

之有術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也

蜀滅則吳亾理則

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

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

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

其氣固無可遏之理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

是天贊我也

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量資幣戰國策

曰荆柯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雲翔言眾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襟帶要害以止吳

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

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

以圍關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

固守其城公安督雷處距身率二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

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信哉賢人之謀豈

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

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警也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

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

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

然與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之辭也周易革卦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

險也周易坎卦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

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

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及其亾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

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

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亾之至數

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

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鈞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及其危也

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其患則

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
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五十三終

金諫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四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
隆後葉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侯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芊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
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漢書曰周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損益三代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郡縣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揚雄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曠不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曠不
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
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竝建五長所以引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使萬國相維

以成磐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磐石之宗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

欲知其為人不加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樂武子曰季孫圖其

身不忘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

焉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

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

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分天下以

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其害孟子謂齊宣

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

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取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

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夫然則南面之

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辯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下之體信於是乎

結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

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

日營方則天綱自祖日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綱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

四體辭難而心營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營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三代所以直

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

願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故世及

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厚下之典漏於未折言封建

為害其漏在於未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

文選卷五十四

折其本也**侵弱之釁邁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邁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政王之凶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曰涉商人**世天下士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蓋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豈玩二王之禍而閭經世之算乎

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

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

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術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術君大悅**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蒲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

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憂**雖速匹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什也沛拔也**是蓋思五等之**

之小怨恣萬國之大德毛詩曰恣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渠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

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

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曰震矜色自美之貌

享禮命之有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豈劉

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

將軍廣為都尉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覆滅之禍豈

在曩日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啟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

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漢賦曰規摹踰溢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漢書

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也

是以諸侯阻其國上而全下也又晁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制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

綱七子衝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

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賈高非五等盧縮入匈奴故不數之漢

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

趙亦皆反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

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

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

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罾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不足黥徒羣盜

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使

吳吳王聞益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益矯枉過其正

易曰利用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

亂宋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

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

親外畏吳楚淮南與邪齊代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

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曠然復襲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

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猶取也漢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

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僅及數

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充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

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

漢書曰縱恣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

子頴子頴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圍以為圍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

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

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

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土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益政諸侯方命章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視跪及頹叔桃子實起也王命論曰閻于天位爾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雅曰千求也三子于頹叔帶子朝

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 鈺 征 鞏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 傳玄西都賦然禍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漢書難蜀父老

止畿甸害不覃及 毛詩曰覃及鬼方 下晏如也淮南子曰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史記曰周人相與畔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師伐周公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豈若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一漢階闔蹙擾而四海已沸 謂王莽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孽臣也 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 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左氏傳遠啟疆曰孤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 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 聖主得賢臣頹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 匡天下又曰桓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

以助虐國之桀 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廣結謀舉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

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廣結謀舉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 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

奧主下皆市人 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于子暫將納之子于歸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蔡王有寵于國有奧主呂氏春

無救劫弑之禍 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瓛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文子 民望未改而 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已見大漢之滅矣 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

故五等所以多亂 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 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

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

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

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

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民安己受其

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己乃始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進取

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

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民積德

情實也銳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損實

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君無卒歲之

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書曰若考

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

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

建五等而廢與殊迹者譬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

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入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仁各觀文立義也

吾道一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辯命論并序劉瓛梁典曰峻字

劉孝標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

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余謂

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故謹述天旨因

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開不見女嫁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

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

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

是杜浮

足杜浮

是杜浮

是杜浮

言其致云爾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天旨謂天子意也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荆

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之名傑豈

曰者卜祝之流乎遷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

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

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

彪曰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後漢書曰

封禪書曰紛綸蔽楚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王充字仲任鄭

芝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

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

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

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著

也余甚感焉七略至於鵠冠獲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鵠冠

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鵠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

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

車也左傳閔子騫曰說說謹謹昨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說說謹謹昨異端斯起來敏爭此二義常說說謹謹昨裴松之曰說說

奴交切謹音詡袁切昨音祖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

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

為以之靈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

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自然者物見其

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道老子曰天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

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丈夫謂孔子

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莊曰鼓動陶鑄而不為

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動陶鑄而不為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

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

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毒之蓋之覆

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實左氏傳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

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

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

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

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

者自天之命也

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

定於冥兆終然不

變

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西征賦曰生

位有通塞之遇鬼神

莫之要聖哲弗能預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

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

不周之山西北

短則不可緩之於

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

之期故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

欲增之

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尚書曰放助欽明又帝曰

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

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

周文王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

疾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芣芣薄言采之

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

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

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巳者

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崔瑗七蠹曰三王化行

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宋微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

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

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

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故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

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聖賢且

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

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不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

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

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

者自天之命也

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

定於冥兆終然不

變

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西征賦曰生

位有通塞之遇鬼神

莫之要聖哲弗能預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

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

不周之山西北

短則不可緩之於

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

之期故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

欲增之

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尚書曰放助欽明又帝曰

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

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

周文王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

疾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芣芣薄言采之

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

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

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巳者

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崔瑗七蠹曰三王化行

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宋微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

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

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

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故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

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聖賢且

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屍

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

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

離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賈大夫沮志於

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輩過謂曰父老何自為郎

君山鴻漸鍛

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

而行有遺哉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備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

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而

而

而

而

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
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
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敞通少有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壞
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算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
尚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算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
蕭子顯齊書曰劉歙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
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歙弟璉字子璉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
輒削草尋著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

近世有沛國劉歙桓歙弟璉**並一時秀士也**

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
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

記有儒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
亭以岩岩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

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
以振民毓德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毛詩曰衡門之
下可以棲遲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
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

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註
棄也馬融論語
注曰韞藏也

候草木以其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宿莽與楚
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

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
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哉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
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與殤子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何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卓卓臣與與臣隸列
僂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
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
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之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之天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猗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
參來弔曰何以為論妻曰以康為論曾子曰先生有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
則手足不斂傷無酒肉何樂以此而論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
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豐廉推額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
而甚悅之高誘也

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
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
義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周易曰同

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
曰交錯

**糾紛鶻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驚鏡不可
以一途驗爭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荒文子**

文選卷五十四

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

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彭越韓信周易

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臧舟於壑臧山於澤謂之固矣故言而非命

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請陳其梗槩

理哆嗚許子曰嗚嗚六類形之異也

舉見蔡澤曰先生雖顏感賜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

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蟻養生要曰龜鶴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

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辯也史記曰淳于髡說

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帶士魴逆周

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救麥故不可立杜預曰救大豆也豈麥殊形易別故

以之為癡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一五而未識

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活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

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知十也龍犀曰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

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曰角帝王之表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天子適周見長弘長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

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

嘗不撲之於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於羣望而期曰請

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

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

夜哭國語曰與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

若謂驅貔虎奮尺

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尚書

武王

文選卷五十四

曰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魏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辭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首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直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矣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依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其門楚師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北坑馬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曰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之眾一歷陽之郡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孔璧琬琰在西序傳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

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尹也顏回也孟子曰庶幾於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知幾者也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誘曰考不平也類取也

辟駟為掾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嗣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於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靈前

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溘死以流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

將榮粹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

夫虎嘯風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

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璽數橐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於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莊

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同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實曰接翼側足是使

渾敦徒檣杙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醜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頽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檣杙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橫去謂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耕於巖石之下橫謂

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

雖大風立於青上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報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竇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

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鷩鳥青丘東方封豕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大風桑林湯鷩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

屑乘閒電發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程琦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湯湯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成賴王元長勸給房書啟曰自沸屑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勇為沸屑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閒作禍辯論曰電發荆南遂

覆瀝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沂洛肯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瀝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漢書高與三皇競其岷黎五帝角其區宇昭

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黎眾也西京賦曰區宇又靈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

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歲孟秋始

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焉知其所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

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

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
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絳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不
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 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
君子游苾乎加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
與之化矣是故君子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
慎其所去就者也 瞻為太守人歌之曰 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 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
威若風霜思如父母 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

不能息其結纓 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
子曰太子無勇若燭臺半必舍孔叔太子問之懼下召石乞孟黶敵子路 斯則邪正由於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
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
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
民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殷帝

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
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

於桑林之際而四海 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
之雲湊千里之雨至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漢書曰于定國父子公其高門
傳曰洽 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
合也 傳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職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
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 善言
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
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

定之辭也 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
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此釋聖人之言顯晦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
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
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此釋不同
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

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 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
至河不出圖 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
吾已矣夫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

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
吾已矣夫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

斯馨

左氏傳曰有雲如眾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寔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

甚東陵之酷

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廣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

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息哉

尚書曰古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

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

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之管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

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由智力

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

不喜死而不感

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子惡乎知惡死之或非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

神

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不充詘於富貴

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不遑遑於所欲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相江都相董仲舒也

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五十四 正本

十四

文選卷五十四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